一次美國葬禮

楊繼良

域外漫筆

我和妻子參加了她老上司的丈夫約翰的葬禮，那實際上是一次追悼會。我們也參加過在殯儀館舉行的，陳列着死者的遺體，參與者可以上前瞻仰，留下在門口取得的一朵鮮花。這次在教堂舉行，連骨灰盒也沒有陳列出來。

幾次參加過的，都帶有宗教色彩。這次當然由一位牧師主持。我因爲家庭影響，自小在上海參加的葬禮或「追思禮拜」，也總是由牧師主持。無論是受美國教會影響的「長老會」或英國影響的「聖公會」都必然會齊唱一曲帶有「上帝寶座前再相見」的聖歌。它會給我帶來太多的場景回憶，以至於今天對妻子回憶、哼起此曲，也難禁哽咽。葬禮總是一件哀事。

教堂裡當然充滿着肅穆的氣氛，但自始至終沒有聽到那首哀歌，代之以寧靜、引起對生命的遐想的曲子；我叫不出曲名，反正是在收音機裡常聽到的。牧師講的大意是，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，到站下車，但整體的生命無止境，所以應當樂觀對待約翰的離去。這個精神貫穿着整個追悼會。接下來是約翰的老朋友講話。在其他同樣性質的集會上，都有類似的致詞，講死者生前的一些好事、逸事。爲了參加這個集會，我當然特地穿上正裝，而且繫了深色的領帶。使我覺得特別的是，那位老朋友居然用紅色的領帶。環顧左右，男士雖然正裝的佔十之八九，但也有穿背心的，甚至約翰的女婿居然沒有穿上裝；女士則更隨便了。那位老朋友的講話，有意夾雜一些趣聞，不但引起笑聲，而且有三、四次鼓掌！和人們的穿着很匹配。

約翰去世，我們收到遺孀的電郵後，就注意看地方報紙上的訃告。訃告敬謝花圈，希望移作一種慈善捐款。約翰家有幾種寵物，包括一隻學人講話的鸚鵡，取名「契哥」。凡有訪客，約翰必介紹契哥，並表演與契哥作辯論式的對話。訃告上列出活着的家屬，末了把契哥也列在上面，使訃告帶着幽默。那位老朋友居然也以契哥結束他的講話，努力營造一種使大家覺得約翰離我們不遠的氣氛。

儀式當然少不了讀經、唱詩、祈禱、祝福，歷時一個小時。結束時牧師和家屬先離場，大家列隊向遺孀和家屬致意。隨後有一個簡單的招待會，讓互相認識的來客，有短時間交談的機會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妻子談起中國的喪事。農村裡大約還盛行由嗓門好的人喊叫，家屬一一磕頭，披麻帶孝、哭哭啼啼，甚至僱人哭喪，就像電視劇《有一說一》所描寫的。城市在殯儀館舉行，想必仍是那首十分沉重的哀樂。近年甚至興起花大把錢「做道場」藉以擺闊的。約翰曾有一次離婚的經歷，我在約翰的追悼會上，居然看到他的前妻也來參加了，坐在第一排遺孀的旁邊，相互安慰！我們在家裡閒話，少不了對美國的批評；但就葬禮而言，不能不佩服人家比我們文明多了。

路翎和《財主底兒女們》

許定銘

醉書亭

一九六〇及七〇年代，因爲內地某些特殊事件引至香港的愛書人無書可讀，重印書的風氣吹得熾熱。一位愛書文人對路翎的小說有偏愛，重印了他的《飢餓的郭素娥》、《青春的祝福》、《蝸牛在荊棘上》、《在鐵鍊中》和《朱桂花的故事》，以塡補時代的缺失，使香港及世界各地熱愛路翎的讀者們得以讀到他的小說。路翎的代表作是長達八十萬字的《財主底兒女們》，無奈此書相當罕見，大家失諸交臂，引以爲憾！

路翎（一九二三至一九九四）是胡風集團中最具才華的小說家，一九四〇年還是個十七歲少年的路翎即着手撰寫長篇《財主底兒女們》，此書寫自一·二八戰爭到蘇德戰爭爆發時，一個「蔣」姓大家庭的人事變遷，涉及的人物達七十多人，背景在南京、蘇州、上海、九江、武漢……等大城市。初稿二十萬字，寄給時在香港的胡風，可惜原稿在戰亂中遺失了。路翎隨即重寫《財主底兒女們》，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完稿。

《財主底兒女們》分上下兩冊，厚一三九七頁，上冊曾於一九四五年由希望社獨立出版，今次我買到的上下全書，是一九四八年，希望社在上海出版的，只印二一二〇套，不容易見到。胡風在序中說「時間將會證明，《財主底兒女們》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」。可見此書的地位多重要！

官滿如花謝

李建永

文化什錦

俗話說：「十句諺語十句眞。」透過民諺俗語來研究舊時代的官場，更能把官情世態看得明白通透。

第一句：「求官如鼠，得官如虎。」

俗話說：「未做官，說千般；做了官，都一般。」未做官時，那叫個義形於色發揚蹈厲說得（包括寫的）堂而皇之漂亮之極啊！可是做了官呢？先是縮脖子，裝孫子，夾着尾巴做小官；一旦官做大了，那可不得了了。俗話說：「官升脾氣長，位高架子足。」又說：「官大福大勢大，財粗腰粗氣粗。」還說：「官大了，人胖了，大爺大娘全忘了。」總之一副「求官如鼠，得官如虎」的變色龍嘴臉。爲什麼那麼多人喜歡鑽營當官呢？有個朋友說過一句極其精彩的話：「當官的好處說一也一說一不一盡！」且不說「三年清知縣，十萬雪花銀」，僅是「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」就夠人垂涎直下三千尺。明張岱《夜航船·選舉部·官制》：「凡品級官員封及其母妻者，正從一品，母妻封一品夫人；正從二品，母妻封夫人；正從三品，母妻封淑人；正從四品，母妻封恭人；正從五品，母妻封宜人；正從六品，母妻封安人；正從七品，母妻封孺人。」這也正好應了一句俗語：「嫁了官人當娘子，嫁了屠夫翻腸子。」

第二句：「官大一級，嘴大一尺。」

俗話說：「官大一等，理長一分。」又說：「官大一級，嘴大一尺。」還說：「官字兩張口，沒有也說有。」不僅嘴巴大，而且手也長。正所謂「文官三隻手，武官四條腿」（文多一隻手撈，武多兩條腿逃），並且「賊是暗地裡偷，狗是背地裡咬，土匪是攔路搶，官爺是明着要」。官人不僅手長，而且手狠。老話常說：「民錯了，官打哩；官錯了，打民哩。」又說：「心不黑，官不紅。」在這種「官大一品壓死人」的專制環境中，各級大小官員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官經，叫做「瞞官莫逆官」——就是盡可以對上司瞞哄和欺騙，但千萬不要硬頂，即使有理也不行。在這種氛圍裡薰陶出來的芝麻小吏們，手段也十分了得，有的比長官更厲害。誠如俗話所說：「任你官清似水，怎奈他吏滑如油。」並說：「諸般雜症好醫，唯有吏病難治。」

第三句：「官大自險，樹大招風。」

俗話說：「位尊者憂深，祿重者責大。」又說：「官高必險，伴虎而眠。」還說：「官大自奸，水大自淹。」何哉？明朱載堉有一首十分有名的《十不足》：「終日奔忙只爲飢，才得有食又思衣。置下綾羅身上穿，抬頭又嫌房屋低。蓋下高樓並大廈，床前缺少美貌妻。嬌妻美妾都娶下，又慮出門沒馬騎。將錢買下高頭馬，馬前馬後少跟隨。家人招下十數個，有錢沒勢被人欺。一銓銓到知縣位，又說官小勢位卑。一攀攀到閣老位，每日思想要登基。一日南面坐天下，又想神仙下象棋。洞賓與他把棋下，又問那是上天梯？上天梯子未做下，閻王發牌鬼來催。若非此人大限到，上到天上還嫌低！」人心如此，官心如此。沒當官的想當官，當了小官想大官。然而官場是個金字塔，越往上位子越少，可是瞄着的人、進攻的人卻越來越多。所以說：「官大自險，樹大招風。」

第四句：「十山九無頭，官至三品休。」

俗話說：「官到尚書吏到部，人到討飯盡了頭。」又說：「十山九無頭，官至三品休。」三品是個多大的官？各個朝代不一樣，大致在尚書和侍郎之間（折合成現代的職級，尚書相當於正部級，侍郎相當於副部級）。譬如，隋代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，侍郎則只有吏部侍郎是正四品，而戶、禮、工、刑、兵五部侍郎都是從五品。唐代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，侍郎則只有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，而戶、禮、工、刑、兵五部侍郎都是正四品下，六部二十四司郎中都是從五品上。金代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，侍郎一律是正四品。明初沿用元制，到洪武十三年（一三八〇年）撤銷中書省並廢除丞相職務，六部職權大大提高，成爲直接向皇帝負責的中央最高一級行政機關，六部尚書都是正二品，而左右侍郎都是正三品。張岱《夜航船·選舉部·官制》對明代的正從九品官列了一張明細表，謹錄一、二、三品如後：「正一品：太師，太傅，太保，宗人令，左右宗正，左右宗人，左右都督。從一品：少師，少傅，少保，太子太師，太子太傅，太子太保，都督同知。正二品：太子少師，太子少傅，太子少保，尚書，都御史，都督僉事，正留守，都指揮使，襲封衍聖公。從二品：布政使，都指揮使同知。正三品：太子賓客，侍郎，副都御史，通政使，大理寺卿，太常寺卿，詹事，府尹，按察使，副留守，都指揮僉事，指揮使。從三品：光祿寺卿，太僕寺卿、行太僕寺卿，苑馬寺卿，參政，都轉運鹽使，留守司指揮同知，宣慰使。」看一看，比一比，就知道三品官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。俗話說：「望山跑死馬，望魚饞死人。」官場亦如是。倘一級一級不停地往上竄，哪裡是個盡頭！

（上）

城市之腎

霍無非

如是我見

南國深圳，立春後開得最盛的花當數枝幹高壯的木棉花，它居高臨下，燦若火炬，開得轟轟烈烈，吸引了整座城市的目光，人送尊號「英雄花」。

與此同時，有一種花也在靜悄悄地開了，它貌不驚人，素潔淡雅，尖長的綠葉上，米黃、淡紅或淺赭的花開得密密實實，簇簇相擁，遠處乍一看，可像一嘟嚕一嘟嚕的小葡萄呢，引來蜂飛蝶舞，在深南路、福強路等主要交通幹線上，列爲儀仗，蔚爲大觀。不如此，眞可能把它遺忘了。它就是芒果花，和早春開放的木棉花交相輝映。

我居住的小區栽種了許多芒果樹，在上下班經過的馬路旁，最多的樹種還是芒果樹，「迎得春花先到一，淺黃輕綠映樓台」，應該說我和這種喬木很有緣分了。不管有意無意，芒果樹每天都實實在在進入我的視野，融入我的生活。當我在窗前久坐，靜靜閱讀或是敲着鍵盤寫作，一抬頭，映入眼簾的是芒果樹的枝葉繁花，不由停下來，看看花葉有啥變化，藉以調理有些倦乏的眼球。如果有幾隻鳥飛來，在枝椏上跳躍啁啾，那更會讓我走神，我能找出若干種理由說服自己，掩卷釋書，歇息片刻，屏聲靜氣地觀鳥聽鳴，誰叫我是個讀書專注力不強的人呢。如果不趕時間，下班我會提前一站下車，愜意地在芒果樹下走一段，任細碎的花蕊飄落在我的頭上肩上。夜晚就寢，聽着樹葉在耳邊沙沙，這美妙的意境，很快助我入睡，好多年都沒失眠過。

有些花雖艷麗，但花期短，像匆匆過客，屬曇花一現。芒果花可不是這樣，既然開了，就不輕易凋謝，花期長達一兩個月，把全身的能量釋放，韌性蠻足。它不似桂花和白蘭花那樣清香撲鼻，但結果卻是桂花等所不及的。花謝抽穗，結出的果實起先像綠豆，漸漸長成橄欖樣，再往後，就有雞蛋大小了。這時，小區的景色也爲之一變！招來了各種注意的眼光，有喜悅的，羨慕的，驚奇的，居民們閒蹓躂，三五成群圍着芒果樹，瞅着樹上吊掛的果實，有了共同的話題，慶幸生活在一個大果園裡，要多加呵護環境啊。當然，人心難測，也有貪婪的目光瞄着芒果，偶爾偷偷「冒犯」，鈎幾個青澀的果子回家，達到私慾的滿足。這會招來衆鄰居異口同聲的譴責和制止，老阿伯老阿婆暫時放下手中的麻將，沒事溜幾圈，把果樹看得更緊了，還在布告欄發了愛護果樹的倡議。鄰里和睦，並不等於對損害公共利益的不文明行爲見之任之。

不受襲擾的果子滋滋吸收泥土的養分，體形不斷地膨脹、圓潤。芒種天，果色漸黃，長得有拳頭大了。此時夜晚在小區徜徉，隨輕風搖曳，「啪」一聲，樹上掉下個黃皮熟芒果來，似乎告訴你：收穫的季節到了，該採摘了。收芒果的時候，小區像遇到了大喜事，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架着梯子上樹採摘，手握芒果輕輕一擰，裝入籃中，樹下呢，早圍了好多人，指指點點，興高采烈注視這豐收的一刻。那些天，鄰居們合不攏嘴地樂，每戶都分得幾個芒果，對果樹的愛護得到應有的回饋。

端詳手中的芒果，它的形狀像什麼？我看惟一像個腎臟。這人體內的重要器官，能調節體液，代謝排泄廢物，維持體內新陳代謝正常進行，不可或缺。其實，不僅人，社會肌體也需要一雙健全的「腎」，才能隨時濾去有悖道德規範的廢液，摒除陋習病害。給予我們的，是水土涵養，市容改善和心靈淨化。

豁然開朗（攝影） 李增元

北京護城河因地鐵而消失

許揚

繽紛華夏

「運河般寬闊的護城河，是這幅風景畫的主體，岸坡下有幼童在蘆葦中像青蛙一樣玩耍，水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鴨，濺着水花，發出嘎嘎的聲音回答着主人的呼喚。提着洋鐵桶下到岸邊打水的人往往要蹲上一會兒，靜靜地欣賞這幅田園般的景致……」

這是瑞典人奧斯伍爾德·喜仁龍的遊記《北京的城門與城牆》中描述的二十世紀初的前三門護城河。

今天在前三門所見只有車水馬龍，高樓林立，如風景畫一般的護城河早已消失了。

提起老北京護城河的歷史，可以遠溯至金中都和元大都時期，但眞正成形在明代。西元一三六八年，明軍攻佔元大都，爲便於防守，將元大都北城牆南移，並利用高粱河、積水潭作爲北護城河。一四一九年，又將元大都南城牆南移，並開挖新護城河，即前三門護城河。明嘉靖四十三年（一五六四年），爲防蒙古騎兵對京城安全的威脅，修建了包圍南郊的外城，同時浚有城壕，形成了今天的南護城河。各條護城河的水都匯集到東便門，經大通橋，入通惠河，北京護城河「品」字形格局自此初步形成。

數百年間，護城河上舟楫往來，京城百姓大多從朝陽門外登舟，沿護城河南下至東便門或通惠閘，舉家出行。冬天，前三門護城河和南護城河都開闢冰上運輸線，坐冰船出遊省錢、方便。舊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時，前三門護城河上燈影綽綽，又成爲老百姓放河燈、賞河燈的好去處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北京護城河的總長度爲四十一點一九公里。

一九六五年，出於軍事考慮，中央決定在北京修建地下鐵道，並將護城河由明河改爲暗溝。護城河改暗溝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未來地鐵的安全，地鐵就在城牆的位置，而護城河與城牆之間僅不足十米，較窄的前門一帶僅三四米距離。地鐵埋深又低於河道，戰時一旦炸毀，河水極有可能淹沒地鐵。

隨着地鐵一期工程的進行，前三門護城河幾乎全部消失，僅餘下崇文門以東近兩公里；西護城河復興門以東零點九二公里也埋入地下。

從此，像「綠色項鏈」一樣環繞了北京城五百年的護城河只剩下了南、北兩條「平行線」，總長度不過原來的一半。

近幾年，呼籲恢復北京老護城河的呼聲日益強烈，也引起了管理部門的關注。

二〇〇二年十月十六日，北京市發布實施《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》，其中第七部分專門做了「歷史河湖水系的保護」規劃，提出將轉河、菖蒲河、御河予以恢復，並且指出「前三門護城河是貫穿北京舊城的一條重要歷史河道，它的恢復對於保護北京舊城風貌、改善市中心生態環境具有積極作用，在遠期應予以恢復」。

大將典韋

鄧小秋

人與事

傳統京劇《戰宛城》，是一齣名劇。它取材於《三國演義》，內容是寫：曹操攻破宛城，張繡戰敗而降。曹操進城後，將其嬸娘擄佔。張繡視爲奇恥大辱，怒而欲除曹操。但因曹操手下的大將典韋，武藝高強，勇猛非凡，恐怕難以取勝。便設宴將典韋灌醉，並令胡車盜走典韋的武器——雙戟。然後率兵夜襲曹營，典韋酒醒，奮勇抵抗，最後戰死。曹操見勢難擋，只好狼狽逃亡。

在這齣戲中，典韋是個重要人物。如果，不是因爲他一時大意，被張繡用酒灌醉，丟失了雙戟，而有他來保護曹操，張繡便很難取勝。所以，很多京劇界中的「好佬」，如譚鑫培、余叔巖、楊小樓、俞振廷、孫毓坤及「南派京劇」的周信芳等，他們在主演《戰宛城》中的張繡時，都是約請了錢金福、錢寶森、許德義、范寶亭、劉奎官、李如春、王富英等名角，來配演典韋一角。在劇中的《醉韋》一場，張繡與典韋明是歡宴，暗藏殺機，勾心鬥角。這些傑出的老藝術家，都有着精彩的表現。

關於典韋的勇猛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曾有這樣的描寫：一日，夏侯淳引一大漢來見。淳曰：「此乃陳留人，姓典，名韋。勇猛過人。舊跟張邈，與帳下人不和，手殺數十人，逃竄山中。淳出射獵，見韋逐虎於澗，因收於軍中。今特薦之於公。」

兇暴的猛虎，居然被追得落荒而逃，可見，典韋確是武藝高強，力大無窮。據夏侯淳介紹：他曾爲友報仇殺人，提頭直出鬧市，數百人不敢近。另外，他所使用的兵器，是兩枝鐵戟，重達八十斤。他舞耍起來，運使如飛，毫不吃勁。當時，他在晉見曹操時，曹操帳下的大旗，爲風所吹，岌岌欲倒，衆軍士挾持不定。典韋上前，喝退衆人，一手執定旗杆，立於風中，巍然不動。曹操見了，心中大喜。賜予駿馬、錦襖，封爲帳前都尉。

後來，典韋又爲曹操創立了不少功績。特別是濮陽一戰，兩次救曹操脫險，使曹操更加厚愛，不離其左右。因而，典韋在宛城戰死後，曹操哭而奠之，說：「吾折長子、愛侄，俱無深痛；獨號典韋也」。可見，典韋在曹操的心目中，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。

檀道濟之死

盧荻秋

文史叢譚

古云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，人不僅活着的時候絞盡腦汁將燈油耗盡，還總是對身後之事念念不忘無法放下。尤其是金字塔塔尖上的當權者，更是熱衷於主宰身後世界的運行軌跡。也因此，中國歷史上才多了許多悲歡離合或啼笑皆非的故事。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之死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事例。

檀道濟早年隨劉裕鎭壓孫恩、平定桓玄之亂，後曾爲劉裕義熙北伐之前驅，一路西進，所向披靡。劉裕代晉建宋後，檀道濟升任將軍。劉裕死後，少帝劉義符繼位，與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同爲顧命大臣，並在北魏南侵時率軍救援，阻止了魏軍南進的勢頭。不久，徐羨之等因少帝荒嬉無度密謀廢立，檀道濟被召回建康一起發動了宮廷政變，矯詔廢殺劉義符，迎立劉裕的三兒子劉義隆入繼大統，是爲宋文帝。元嘉三年（公元四二六年），宋文帝下令追查弒立之事，徐羨之畏罪自縊，傅亮被擒獲處死，謝晦當時出鎭荊州，擁兵三萬對抗朝廷。宋文帝認爲檀道濟在弒立一事中並非主謀，且其軍事才能值得倚重，所以沒有追究他參與廢立的罪責，而是採用一手拉檀一手繳謝的策略，讓他領兵西上，擊潰了謝晦的軍隊。由此，檀道濟轉而登上了劉義隆這條「豪華客船」，成爲手握重兵的大將軍。

顯然，劉義隆認爲檀道濟是一匹可以駕馭得了的烈馬，而檀道濟也確實不負聖望，對劉宋江山赤膽忠心，屢立戰功。元嘉七年（公元四三〇年），檀道濟奉命領軍北伐，前鋒是劉義隆的老部下到彥之，他率軍收復了洛陽、虎牢等地，又很快失守，退駐滑台。檀道濟率軍救援，大破魏軍，並乘勝追擊，二十多天時間裡連戰三十多次，屢獲勝利，一直攻到山東歷城（今濟南）。後爲北魏軍隊所圍困，軍糧不繼，陷入困境，他憑藉大智大勇將部隊完好無損地帶回宋境。這次北伐，檀道濟表現出極高的軍事指揮才能，以至於北魏懼憚他的威名，再也不敢輕易南犯。然而，宋文帝偏偏患上了虛勞病，而且一發起病來就要死要活的。這一來，宋文帝就不能不考慮身後之事了。檀道濟乃先朝重臣，屢立戰功，威名赫赫，身邊都是久經沙場的悍將，他的幾個兒子也頗有才智。雖然宋文帝自信能夠降得住他，可萬一自己哪一天忽然升天了，繼位的皇帝能不能駕馭得了，檀道濟會不會犯上作亂，他實在是心中沒底。不但他沒底，執掌朝政的彭城王劉義康、領軍將軍劉湛等人更是有此一憂，所以屢屢進言，勸宋文帝早日除掉檀道濟。元嘉十二年（公元四三五年）底，宋文帝又一次病重，這時候正好北魏軍隊進犯劉宋，朝廷不是宣詔讓檀道濟率軍迎敵，反而發詔要檀道濟回京。檀道濟的妻子向氏憂心忡忡地說：「高世之勳，自古所忌。今無事相招，禍其至矣。」檀道濟回到建康後，整整一個月無所事事，宋文帝的病情也稍稍好轉，於是下詔要檀道濟回到江州任上。還沒等船離開碼頭，宋文帝的病情又開始惡化，劉義康趕緊矯詔，說要爲檀道濟設宴送行。檀道濟無奈回轉，結果被劉義康收捕。次年三月，下詔稱「道濟潛散金貨，招誘剽猾，因朕寢疾，規肆禍心。」將他和他的兒子給事黃門侍郎檀值等十一人全部處死，又將其手下被比作關張的驍勇悍將薛彤、高進之殺死。（《資治通鑒》卷一二三）

史稱檀道濟被殺前，目光如炬，扯下頭巾扔在地上，憤怒地說：「乃壞汝萬里長城！」時人爲之歌曰：「可憐白浮鳩，枉殺檀江州。」而北魏人則聞聽大喜，說：「道濟死，吳子輩不足復憚。」自此北魏連年南伐，「有飲馬長江之志」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（公元四五〇年），劉宋北伐失利，魏軍攻至瓜步，文帝登石頭城北望，甚有憂色。嘆道：「若道濟在，豈至此！」（《南史·檀道濟傳》）可憐這時候檀道濟已經冤死十四年了。